

不能被遗忘的淞沪支队

“星光映着杭州湾，月色照着浦东平原，我们是雄壮的革命铁流，英雄地行走在敌人的‘清乡’线上。”唱歌的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，当年叫诸亚民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上海是日伪重兵把守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的中心。驻有华中派遣军第13师团、伪暂编第2军第13师、伪中央税警总团和伪上海特别市武装警察大队；还有地方保安团等。当地群众把日军叫“鬼子”“东洋乌龟”，称伪军是“黄衣裳”“黄狗”或“汉奸队伍”；喊黑衣警察“柏油桶”“黑壳虫”，叫土匪“野猫队”。

在艰难危险的境况下，坚持抗战的淞沪支队被誉为“浦东人民的灯塔”。如今战争的硝烟虽然散去，还是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段悲壮而感人的故事。历史，不容忘记！

东洋人要打篱笆墙了

1942年9月初的一个夜晚，杭州湾畔的浙江慈溪古窑浦，一艘方头“沙飞”（小船）向浦东驶去。

1937年，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就建立了第一支抗日武装——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，还组建了南汇县抗日四中队和奉贤县人民自卫团。

1941年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。日伪在南方“清乡”，汪精卫亲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。“军政并进，剿抚兼施”，7月1日起于苏南，后推至浦东。中共浙东区委决定朱亚民率短小精干的便衣武装，回浦东坚持内线反“清乡”。这时，其他号称“抗日”的各游击队早跑了。朱亚民挑了11名队员，其中3名党员，全换短枪。虽说只有3个本地人，但其他人都熟悉浦东。船到奉贤柘林东，下船在滩涂走一段，上岸急行几十里，天亮前到七仓墩靠拢中共的盐行乡伪乡长乔阿五家。他惊诧道：“东洋人到处砍竹子，就要在海边打篱笆墙了。你们还是赶紧走吧，将来要走也走不了啦！”朱亚民告诉他。“正因为要‘清乡’，我们才赶回来的。”

接着小分队往东向南汇中心活动。一路宣传反“清乡”，安定群众情绪，组织青年，建立联络点，整顿情报网；并根据上海地下党经验建立直接秘密关系。经过工作，群众认为队伍回来有靠山。也有见他们就几个人，没“长家伙”，有些担心，甚至劝朱亚民离开浦东。还有观望者，不敢联系。

一月后，浦东“清乡区”四周筑起竹篱笆墙。镇上建据点，沿海港口设检问所，大村庄驻伪军。随后，日军矛字3824、3825等主力、伪军刘铁成部和伪税警队5000多人，分区“清乡”。多路出动、分进合击，在指定区域内反复搜剿。同时，大批佩“清乡委员会”蓝底小铜牌的政工人员，下乡查户口，恢复保甲制；组织“乡民自卫队”，强迫群众站岗，发现游击队鸣锣报警。

朱亚民将队伍分为三组，由许培元、张宝生各带一组隐蔽在“清乡”边沿区，自己带一组在祝家桥一带活动，住偏僻小村宅、祠堂、渔民的蟹棚，甚至看坟的小棚，每天换地方。吃饭群众送，送一次吃一天，没人送就挨饿。

深秋还是穿刚到浦东时的单衣。艰难环境和敌人引诱，使少数意志薄弱者叛变。朱亚民感到，只有打个胜仗，才能灭敌威风、鼓舞士气、打开局面。

10月下旬，乔乡长与苏家码头检问所一伪军结拜，那人吃鬼子亏要报仇。一天夜里，全队从南汇长途奇袭，穿过层层封锁线，里应外合冲进据点。击毙3个鬼子，一个班伪军全部缴枪，我无一伤亡，只花20分钟就全歼一个据点。当附近敌人赶来，队伍已在几十里外南汇周家弄。

第二天，得到敌机动部队又回南边的情报。朱亚民抓住机会，在三灶连打两仗，打死3个鬼子和10多个伪

军。战斗歼敌不多却震动不小，毕竟发生在敌占绝对优势的“清乡区”内。于是，三五个鬼子带一个班伪军的小据点全撤了，游击队能集中行动了。

全部弹药反正，使日军不再信任伪军刘铁成部，将其调离浦东。鬼子一年“清乡”无果，因其主力不能长期待于一地，部分日军调出浦东，留下的轻易不敢下乡。我军队伍已从12人的短枪队发展为拥有3挺机枪的几百人长枪队，番号改为“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”。

到1944年下半年，浦东农村基本被淞沪支队控制。1945年1月，浙东行政公署任命朱亚民为奉贤县长、鲍季良为川沙县长，吴建功为南汇县长，而营救美国飞行员一事也让默默战斗在上海近郊的新四军名扬海外。

1月21日，南汇五区我常备队吴进根报告，说有外国飞行员跳伞至周浦龙华嘴三林塘大纹圈村东南麦田里。他跑进村里薛根英家求助，后由薛雨亭把他藏到瓜田草棚里，吴进根把他转到小塘村其岳母家。

朱亚民令短枪队连夜出动。因周浦是敌重点控制区，龙华嘴离上海只有五里，必须迅速转移飞行员。短枪队很快找到飞行员，考虑走陆地外国人易暴露，就用泥船。飞行员走了，保长薛和尚对全村人说：“救飞行员的事，对谁也不能透露。”

日军发现飞机残骸却没见飞行员，20多名宪兵冲进大纹圈村，拷问村民，谁都不说。日军就把薛和尚和他12岁侄子薛镜如抓到东昌路宪兵司令部，薛和尚被折磨致死。

飞行员到支队部后，立即接受烧伤部位消毒包扎。这位22岁的美国阿肯色州人叫托勒特，美驻华空军第

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队第118战略侦察队中尉。他驾驶野马式P51型飞机从赣州起飞，袭击上海机场，遭日军飞机拦截和地面火力攻击而油缸起火，他被烧伤并跳伞。听说眼前是共产党的新四军，托勒特不信：“登机前队长告诉我，如果执行任务遇到危险，可以飞到郊区跳下，那儿有国民党部队接应。没听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！”支队领导们告诉他：自全面抗战以来，新四军一直坚持在这里战斗。

一天，步哨报告：有10多个鬼子从驻地前经过。托勒特紧张起来，探视回来的朱亚民告诉他：“目标没暴露，敌人不敢轻易进攻，现在已经走远了。再说，我们也不打无准备之仗。”“很好。你们懂得许多道理，会打仗，是好部队。”托勒特竖起大拇指。

托勒特随支队流动一个多星期，吃不惯饭菜，支队派人去买巧克力、面包、奶油和罐头，中队还送来鸡蛋和桔子。后接浙东区委指示送他去浙东。临走时，他把崭新的柯尔特小手枪和一张印绸布的飞行航空图送给朱亚民，朱亚民回赠一支毛瑟手枪。2月1日晚，派专人护送他，从南汇下海，渡过杭州湾，安全抵达四明山区梁弄。4月10日，送至驻华美国陆军战地服务总部临海办事处。

洒热血等到胜利日

1945年8月13日凌晨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送来紧急情报：原日军捕押的苏联侨民获释，前晚在法租界辣斐德路整夜狂欢，不知发生什么重大变化。下午，刘长胜又派人来告：已查明是日本投降。

在整个抗战期间，淞沪支队共歼鬼子200多和伪军1500多名，策反数百伪军起义，缴获枪支不少于2500支，成为淞沪地区抗击日伪的主要武装力量。支队有百多人牺牲在浦东，特别是干部较多，他们冲锋在前撤退在后。团级干部有曾平，营级干部有徐黎、康则煮，连级干部有周清华、陈大刚和许培元等10多人。

8月20日，蒋介石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党军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。21日，国民党空运部队占领上海，其他部队已到杭州、海盐和海盐一线。28日，毛泽东飞重庆进行国共谈判，签订《双十协定》，我党撤出浙东等八个解放区。9月22日，浙东游击纵队各路集中重固。11月，纵队北撤，淞沪支队1500多人整编为第一支队，12个人的短枪队已发展成主力部队之一。到苏北涟水，一支队与五支队合为新四军1纵3旅7团。1947年，整编为华东野战军1纵3师7团。1949年，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0军60师178团。

朱亚民说：“由于我们党的领导，有当地群众的掩护，我们才得以生存、发展。到后来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，这是无数烈士和老百姓用鲜血换来的。”1942年回浦东的游击队员12人，7位牺牲，3人叛变。坚持到最后胜利的，只有朱亚民和李阿全2人。

来源：解放日报



美国飞行员托勒特（中）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领导人合影